

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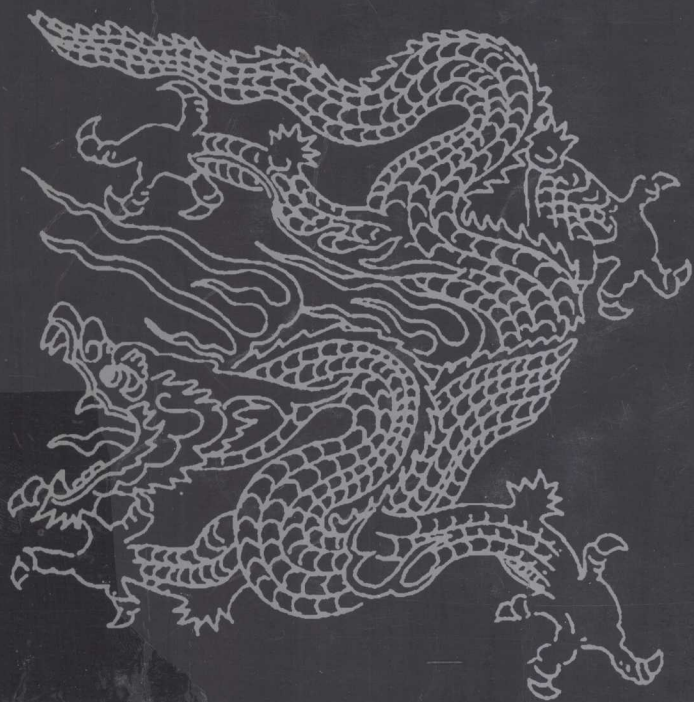
圣

全

龙人武侠连接全球华人的文学作品

灭秦
霸汉
魔鹰记
战神之路
战族传说
正邪天下
玄武天下
乱世猎人
洪荒天子
封神双龙传

龙腾记
武圣门
目破心经
铸剑江湖
玄功邪佛
玄兵破魔
独战天涯
灭绝江湖
无双七绝
奇门风云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龙人作品集



医药学院 610 2 07067703

武圣门



龙人著

全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武圣门/龙人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 5

ISBN 987-7-5039-2087-5

I. 武… II. 龙…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0749 号

武圣门

著 者 龙 人

责任编辑 蔡宛若

装帧设计 天下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2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6

字 数 400 千字

书 号 ISBN 987-7-5039-2087-5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内容简介

大唐开国,以武立宗,武风盛行,太宗赐姓,各大世家在数百年间争雄江湖。直至唐宋,开国四大武者绝学现世,以致天下群雄纷争,酿就乱世……

一位自幼身中剧毒的少年,在求助各派宗主无望之下,终以生命为赌注,跃下华山之顶。然而上天却没有遗弃这位无助的少年,机缘巧合,万毒自解,红颜相助,智武并存,阴阳互调,共悟魔经,由魔入道,终至大成。

而就在他闯荡江湖,诛魔灭邪,功成名就,身拥数美之时,却发现人力无能抗天,“九五之命”原本天定,他竟会是……

然而乱世有佳人,才能出英雄。一卷在手,自可笑看风起云涌,风花雪月。在宁静中天马行空,逍遥苍穹。

目 录

第一章 魔门武圣	1
第二章 魔圣难分	16
第三章 至尊之邪	34
第四章 骇世惊俗	54
第五章 佛门隐圣	71
第六章 屠龙剑法	86
第七章 续命神丸	109
第八章 踏足少林	134
第九章 惊天奇珍	147
第十章 六合神指	173
第十一章 冲穴大法	191
第十二章 君临武林	209
第十三章 一言九鼎	234
第十四章 柔情似水	255
第十五章 铁伞君子	272
第十六章 侠之大义	298
第十七章 忘魂之谷	319
第十八章 徒有虚名	337
第十九章 神宫使者	354
第二十章 全军覆没	371
第二十一章 命由天定	387

第一章 魔门武圣

大别山西部，地属神农架支脉交接处，有一处叫“鬼见愁”的地方。此峰因奇峰绝壑，怪石嶙峋，连恶鬼都望山愁叹，所以得名“鬼见愁”。

“鬼见愁”的主峰摩天岭，万仞绝壁，顶天立地。更蔚为奇观的是摩天岭的崖石成殷殷血红之色，在阳光的照射下放出万丈红光。山上寸草不生，宛如一把染血之剑埋插云霄，所以被视为神峰。

因此人们在惊叹造物主鬼斧神工之余，很少有人涉足此处，别说是人，就是飞鸟也会绕道而行。

但这并不表示摩天岭从没有人光顾过。

摩天岭向东的绝壁略有斜度，这时，正有两个人飞身而上。

几乎是在一同时间两人到达摩天岭崖顶，然后身子一个大翻飞，飘然落到崖上。

崖上有五丈见方的一个小平台。

这时，旭日东升，光芒万丈，两人落在平台上，同时拔出了刀和剑，刀与剑刹时发出龙吟凤鸣之声。

刀厚数寸，在朝阳映射下，发出血红光芒，剑却薄如蝉翼，软如柔丝。

两人傲然而立，互相凝视对方，处于一触即发的全身戒备状态。

面向东方的汉子，衣着华贵，身材伟岸魁梧，浓眉大眼，约四十多岁，颇有王者之风范，这就是威震江湖的姜家堡堡主“神州刀尊”姜刀风。

和姜刀风相对而立的是一个约三十来岁、身材短小精悍的汉子，眼里射出暴戾乖张的眼神，衣着打扮和姜刀风相比土气多了，他就是名动武林黑道的枭雄“中原剑魔”刘孝迈。

“神州刀尊”和“中原剑魔”在十年前就是江湖上红得发紫的人物，只不过是身份不同，一个是侠，一个是魔。

后来两人都隐退江湖，不是厌倦了江湖的风雨，而是因高处不胜寒的寂寥。

两人虽然一个以刀成名，一个以剑称霸，但从未谋面。

彼此倾慕已久，但从未一较长短，这在两位武林泰斗的心里都觉得是一件憾事。

于是就有这场十年之约的刀剑决战。

两人之所以选择摩天岭，是因为两人不想让江湖上的好事之徒为此大做文章。

两人久久地凝视对方，突然，同时身子一晃，刀剑齐出。

姜刀风的血光宝刀当胸平削，刘孝迈青冥剑疾刺姜刀风的咽喉。

但见刘孝迈衣袖微摆，这一剑刺的快极，且妙到毫巅，姜刀风如果不缩身，立即便会穿喉。

但在此时，刘孝迈只觉的左颊微微一痛，跟着手上的长剑一弓，向左荡开。

原来姜刀风出手之快，实在不可思议，在这电光石火的一刹时间，已回刀掠过刘孝迈的脸庞，跟着又挡开了这致命的一剑。

刘孝迈长剑倒转，圈着姜刀风刷刷刷刷连刺四剑，都是指向对方的要害。

姜刀风左一拨，右一拨，上一拨，下一拨，将刘孝迈的四剑挡开。

刘孝迈和姜刀风各施展浑身绝技缠斗在一起，姜刀风的血刀气象森严，似千军万马奔驰而来，长剑大戟，黄沙千里；而刘孝迈的软剑轻灵乖巧，如晴日双燕飞舞柳间，高低左右，回转如意。

再折了三十余招，刘孝迈突然右手长剑一举一架，左掌猛击而过，这一掌笼罩了对方的上身三十六处要穴，姜刀风若是闪避，立即便受剑伤。

只见姜刀风脸上紫气大盛，也伸出左掌，与刘孝迈击来的一掌相对，“砰”的一声响，双掌相交，刘孝迈身子飘开，而姜刀风却端立不动。

显然，姜刀风的内家修为稍胜刘孝迈，刘孝迈被逼退崖边。

姜刀风岂能失去这一制敌先机，当下舞动血刀，向刘孝迈兜头砍去，刘孝迈仗剑封住，数招过后，“砰”的一声，又是双掌相交。

刘孝迈软剑转圈，向姜刀风的腰间削去，姜刀风竖斜挡开，左手加运内劲，向他背心直击而下。这一拳居高临下，势道奇劲，刘孝迈反转左掌一托，“砰”的一声轻响，接了这一拳，又往后退了一步。

这时，刘孝迈的左脚已踏到崖边。

姜刀风乘他一脚踩空，胆寒心惊之际，血光宝刀红光一闪，直削刘孝迈的咽喉。

陡然看到刘孝迈左脚悬空，血刀上飘，从刘孝迈的头顶横削过去。

这一横削纯粹是强力改变自己的招数，一时之间，姜刀风胸口门户大开。

刘孝迈只觉寒风掠过颈颊，不由得惊叫一声。

就在这生死悬于一线之时，忽见姜刀风仁慈之心放了自己一马，心里窃喜，立即单腿点地，身子前探，跟着长剑一指，点中了他的胸口。

姜刀风身子一软，血刀脱手斜飞，左足一滑，仰跌在地。

刘孝迈依然是“金鸡独立”之式，软剑带着寒光下指，刺向姜刀风的“肩井穴”。

虽然刘孝迈乃黑道枭雄，但姜刀风豪气冲天的侠义行径，还是使他心服得很。论实力，其实他早就死在姜刀风的血刀之下。可姜刀风对他惺惺相惜，没取了他性命，反而让自己一击而中。

所以他下剑没有锐劲。

突然间“啪”的一声响，刘孝迈手中的软剑荡向一边，几乎脱手而飞。

原来姜中风被他点中胸口，仰跌在地时，手上刚好抓住两块石子，先用一颗石子震歪刘孝迈手里的长剑。

跟着另一块石子急掷，刘孝迈仓促之间，虎口发麻，就已吃了一惊，又见一枚石子迎面而来，更是防不胜防。

那枚石子就撞到刘孝迈的胸口，“砰”的一声，跟着就“喀嚓”一响，胸口的肋骨顿时被撞断一根，一张口，鲜血一喷，身形向崖边倒去。

“姜大哥！我刘孝迈死得心服口服！”

说着人便已向崖下坠落。

仰躺在地下的姜刀风大惊，身子向前扑去。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姜刀风一下子抓住刘孝迈的双足。

但刘孝迈下坠的力道太强，姜刀风一下子被拖到悬崖边，双脚用力一勾。

突然，一阵钻心之痛，姜刀风只觉得自己的右脚已被跌到崖边的血刀齐足踝切断，身子一震，差点和刘孝迈一齐掉下去。

姜刀风牙关紧咬，用一只足倒挂金钩，稳住了自己，贯注自己全身内力，将刘孝迈抛到崖上，跟着劲道一失，自己也就向万丈深渊跌了下去。

刘教迈落在崖上，没想到自己居然能绝处逢生，惊鸿一瞥之间，见姜刀风已落了下去！

刘孝迈人已在崖边站稳，右手暴长，一把抓住姜刀风，身子后倒，将姜刀风从头顶揽摔而去。

姜刀风摔落在地，断足鲜血淋漓，一阵撕心裂肺钻心的疼痛，使他惨叫一声。

刘孝迈见姜刀风为了救自己，不顾自己的生死，以致断了一足，这是何等的大丈夫气概，更是心服口服，赶忙从怀里掏出金创药，给姜刀风止血，纳头便拜，说道：“姜大哥，我输了！”

姜刀风哈哈一笑道：“刘老弟，你没输，你已经战胜了自己，就是最大的胜利。”

刘孝迈坚持道：“姜大哥，不管怎么说，我刘孝迈不论是在武功，还是在人格人品上，已是输了，我……”

“刘老弟，话不能这么讲，只是每个人做人的原则不一样罢了，其实我也为你的勇于面对世俗，我行我素的作风心折得很！”

刘孝迈惭愧道：“姜大哥，不管怎么说，你现在为我而失去了一条腿，我刘孝迈虽然臭名昭著，不讲情理，但这一生就是敬佩真正舍己为人之人。反正我也是一个逐水浮萍的人，这条命是你给的。我这一生就唯你姜大哥马首是瞻，愿做姜家堡的一名仆人，以报答姜大哥对我的再造之恩。”

姜刀风没想到刘孝迈会这么说，愕然说道：“刘老弟，这……你这不是折杀……我吗？”

刘孝迈坚毅道：“姜大哥，我刘孝迈一生没别的，就是说过的话从不收回。如果你

不答应我，你就……”

说着跪在地上，双手呈上宝剑，仰着脖子道：“不然，你就用这把剑杀了我！”

姜刀风颇受感动，道：“刘老弟，我可以答应你，但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我！”

刘孝迈道：“姜大哥，反正我刘孝迈心意已决，你有什么条件，我会答应的！”

姜刀风道：“既然刘老弟你也有归隐之意，我们就结为兄弟，从此你就住在姜家堡，我们可以在一起经常切磋武功的。”

刘孝迈惊喜道：“姜大哥，你不怕我刘孝迈玷污了你一世的侠名，我……我……”

姜刀风面容一肃，道：“刘老弟，你把我姜刀风看做了什么人？”

刘孝迈喜叫道：“大哥！”

这时，摩天岭上阳光照耀，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竟是欣喜万分。

刘孝迈豪情一生道：“大哥，可惜现在没有美酒，不然，我俩喝个地动山摇，一醉方休。”

姜刀风好像年轻了十岁，激情道：“对，今天是我姜刀风最快意的一天，走，我俩回到家里痛饮三百杯。”

人一激动，忘了自己的断足，一迈脚，惊痛一声，又跌坐在地笑道：“好！既然不让我走，兄弟，我俩就在这里坐到天黑再回去。”

两人余意未尽，又坐在崖上恣意纵情畅谈一番，直到暮色四合，大地一片苍茫，落日熔金之时，刘孝迈才背起姜刀风下了摩天岭。

摩天岭绝壁千仞，就是一个轻功绝顶的人也难以飘然而下，更何况刘孝迈还负着一个人。

幸好姜刀风的血刀削铁如泥，刘孝迈每下落一段，就用宝刀在崖石上一戳，稳住身形，再下落一段。

别看这一落一戳，没有惊世骇俗的内力和胆识，是绝不能做到这一点的。

刘孝迈下得摩天岭，已气喘吁吁，全身是汗。

姜刀风虽然甚感不好意思，但自己又不能走，也就由刘孝迈背着。

刘孝迈背着姜刀风几个起落，人已上了“鬼见愁”的一条羊肠小道，下面是一个谷形的盆地。

突然，刘孝迈身子一颤，背着姜刀风伏在地上。

姜刀风知道这一情形之下，刘兄弟肯定是看到了特别意外的东西。

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盆形的谷地之中赫然坐满了人。

姜刀风略一算计，至少有五十人，这些人都身穿黑衣，脸上罩着面罩，认不清真实的面目，黑压压的一片，样子甚是诡秘，一片寂静无声。

两人伏在地上，屏声敛气，大气都不敢出。

那些黑衣蒙面排列有序地跪在地上，在他们前面一丈之距停着一乘黑色的轿子，轿子的四角站着四个黑衣劲装蒙面人。

那乘轿子被黑色的帷幕遮得严严实实。

这些是什么人？为什么聚在这人迹罕见的地方？

饶是姜刀风和刘孝迈纵横江湖数十年，可谓经风识雨，见过大风大浪，但眼前的情形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因为相隔太远，耳边只听到轿中人断断续续地说道：“武林盟主……少林……全……姜刀风……杀……”

姜刀风正在凝神细听，忽然听到那人居然叫出自己的名字，人一惊，身子一动，一块石头滚落下去。

盆地中的黑衣人一齐往这边一看，轿中人说道：“有两人，不能留一个活口！”

跟着两颗钢珠从黑轿里暴射而出。

刘孝迈和姜刀风大吃一惊，那轿中人居然能从两人的一惊声息，判断出有两人，这份莫测高深的内力真使人匪夷所思。

而更使两人大惊的是，这两颗钢珠带着尖锐的破空呼啸之声，向两人所藏的方位激射而来，一上一下。

两人所处的位置至少离谷地有十丈之距，轿中人能分辨出两人的气息，甚至连两人的方位都听得出来，这惊世骇俗的神功，大出两人的意料。

但轿中的人说话声，两人似曾听过，可此时不容刘孝迈多想，赶快背着姜刀风飞纵向一边。

刚一起身，下面的钢珠“呼”的一声击在刚才所伏的崖石上。

“砰”的一声，火星四溅，岩石被打下了一个缺口。

刘孝迈惊骇之余，哪敢怠慢，背负着姜刀风绝命而去。

后面的黑衣蒙面人疾扑而追。

本来刘孝迈是黑道成名的枭雄，一身霸道的功力，此时背着姜刀风急纵狂奔，已是慌不择路了。

刘孝迈一气急奔，转了两个山坳。“鬼见愁”的山道已是凶险万分，两人凭感觉知道后面的追敌是生平从未见过的高手，一个个都是身怀绝顶武功。是否能摆脱追敌，两人的心里是一点把握也没有。

姜刀风趴在刘孝迈的背上，只觉得自己耳边呼呼生风，一方面惊骇这黑道枭雄的霸道功夫，另一方面心里多少也有点不踏实。

因为刘孝迈和他是处于水火不相容的地位，只不过两人互为欣赏，才偶然地走到一起。

刘孝迈只要摔下他这个不能疾奔的包袱，个人脱险是不存在问题的。

但姜刀风相信刘孝迈不是那样的人！

可自己这样连累他，心里更是感到过意不去。

后面的黑衣神秘人紧咬着两人不放，相隔不过两丈之遥。

显然，他和刘孝迈不经意地看到一个秘密，这肯定是一个天大的秘密。

在这一点上，他和刘孝迈两个老江湖是绝对感觉得到。

作为一个秘密，是不容得让外人知道的，更何况是武林中的秘密！

这时，已是黑幕低垂，四周一片漆黑，只有模糊暗淡的星光。

突然，刘孝迈停下了脚步。

姜刀风一看，不由倒抽一口冷气！

眼前一条窄窄的石梁，过向一个万仞深谷，所见到的石梁不过六尺宽，再过去黑黝黝的，不知尽头。

姜刀风一生不知经历了多少凶险，把生死看得很淡，可今天他的心情跟往日一点都不一样。

一来是自己刚结识一个兄弟，两人如此志趣相投，有这样的朋友，一生何求，可自己把人家给连累了……

二来是自己刚出门时，夫人告诉他已身怀有孕。

姜刀风已是快五十岁的人，所谓三十岁无后生，听了这个消息，已是欣喜若狂，暗想不管夫人生下的是儿是女，一切都无所谓，最重要的是自己晚年得子。

原来姜刀风是想在家里陪夫人马赛花，哪里也不去。但大丈夫一诺千金，和黑道枭雄刘孝迈十年前相约比武，可不能这样而毁了自己一生的侠名。

为此姜刀风安排好家里的一切，毅然赴约，没想到……

姜刀风一想到那还未出世的孩子，而自己和刘兄弟又身处绝境，不由有一种英雄末路的感觉！

就在两人一愕之间，刘孝迈听到凌厉的破空之声，情急之中赶忙身子往地下一伏，却听到后面的姜刀风大叫一声“啊哟”已是中了暗器。

刘孝迈大惊，急声问道：

“大哥，你受了伤吗？”

姜刀风说道：

“兄弟……我……我不成了，你……你……快走吧！”

刘孝迈大声道：

“大哥，你怎么说出这话来，我二人既然结拜了兄弟，理当就同生共死，刘孝迈无能，但决不舍你而独生！”

这番话说的斩钉截铁，一股凛然之气，听得姜刀风心里热烘烘的，也大声说道：

“好！兄弟，我姜刀风一生最得意的，莫过于结交你这个兄弟，你放下我，我俩杀开一条血路！”

就是在这略一停顿，黑衣蒙面人已追了上来。

一名莽大汉手舞狼牙棒冲了上来，一声大吼，声震山谷，七八十斤重的狼牙棒往刘孝迈头上砸来。

刘孝迈急说道：

“大哥！你不要多想，你安心地趴在我的背上！”

说着头一低，狼牙棒带着呼呼的风声从头顶掠过。

刘孝迈的软剑疾刺他的下盘，那莽大汉用力极猛，无法收转挡架，当即上跃闪避。

刘孝迈左手一掌拍出，一阵霸道的内力击在那莽大汉的胸前，莽大汉立足不稳，向后摔去，身子一侧，登时跌下深渊。

那莽大汉凄惨的惊吼之声，一直从深谷中传上来，众人无不听得毛骨悚然。

黑衣蒙面人都骇然怔住了。

僵持了一会儿，山谷中的山风吹来，刘孝迈乱发横吹，手里拿着青冥宝剑，背着姜刀风昂然独立，没有一丝怯意，在黑夜中如一尊石雕，宛如天神。

突然，黑衣蒙面人有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

“对面可是‘中原剑魔’刘老弟！”

刘孝迈一凛，冷冷地说道：

“你们是什么人？我刘孝迈一生杀人无数，仇家颇多，如果是为仇而追杀我们，就尽管冲着我来！”

对面的老者嘿嘿冷笑道：

“我们怎么会和刘老弟有过节儿呢，你可是我们这条道上的大英雄，不过老夫不明之处是刘老弟怎么会和我们的死敌姜刀风混在一块呢？”

刘孝迈傲然答道：“我和姜大哥已是结拜弟兄！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对面的黑衣蒙面人传来一阵哂笑声，那苍老的声音道：“嘿嘿，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刘老弟竟和姜刀风结拜兄弟，我知道刘老弟你这是权宜之计，凭刘老弟的计谋和武功，怎么会结交姜刀风这样的人呢！我们‘武圣门’的盟主可在四处网络英才，特别是对刘老弟这样武功绝顶的英雄，更是求贤若渴，可惜刘老弟神龙不见首，我们难以找到你，这也就成了我们盟主的一件憾事。”

刘孝迈说道：“‘武圣门’？你们盟主是谁？”

那苍老的声音道：“这就用不着刘老弟操心了，只要你一人我们‘武圣门’盟主就会亲自接见你，这可是刘老弟无上光荣的事。”

姜刀风凝神倾听两人的谈话，饶是他见多识广，对江湖上的各门各派无一不了如指掌，可对面那苍老的声音，却不能听出说话的人是谁！

自己也从没有听说过江湖上有“武圣门”的帮派，从他们诡秘的行径可以看出，这伙人绝不是正道侠义人物。

刘孝迈说道：“依你之见，我刘孝迈该怎么做呢？”

那苍老的声音呵呵一笑道：“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刘老弟能将你背上的魔头姜刀风摔下悬崖，归顺我‘武圣门’，我们盟主绝不会亏待你的！”

姜刀风听得身上出了冷汗。

刘孝迈大吼一声道：

“放你娘的狗屁！你们是什么东西？老子不懂什么白道黑道，这门那派的，但我刘孝迈为人义字当先，有老子一口气在，你们杂毛休想动我大哥一根头发！”

这番话说的义正辞严，那苍老的声音干咳一声道：

“好！说得好！刘孝迈，你狗坐轿不服人抬，自己都自身难保，还讲义气，盟主已有令，两人不留活口，给我杀！”

“杀”字一落，已有两人并肩齐上，看不清两人的面容，一瘦一胖，瘦子手拿三节棍，胖的持一柄月牙铲。

瘦子的三节棍，一上一下，戮往刘孝迈的面门与小腹，胖子的月牙铲往他左胸横扫。

姜刀风趴在刘孝迈的背上，见两人出招，挟以浑厚的内力，大具威势，更为惊奇的是瘦子所使的是少林的三节棍法中的一招“棍挑双座”，而胖子所使的一招是少林棍法改成“力扫莲台”的一招。

“这两人可是少林门的人？”姜刀风不由心里大感纳闷。

刘孝迈软剑挥去，他手上的软剑可是武林至宝的宝物——青冥剑，吹毛即断，削铁如泥，青光一闪，瘦子的三节棍变成了一节棍，胖子的月牙铲变成了一截烧火棍拿在手里。

两人一怔，刘孝迈哪里还容得他缓气，大喝一声，人已跃起，长剑横削。

只见一蓬血雨飞溅，胖子和瘦子的人头带着惊叫声，飞落崖下。

那苍老的声音喋喋怪笑道：

“刘老弟真不愧‘中原剑魔’，十年间，剑法又精进不少哇！”

刘孝迈背着姜刀风身子一侧，对大敌当前的局面浑然不理，仰头望着天上的几颗残星，淡淡地说道：

“大哥，你看是不是要变天了？”

姜刀风正在想，这群黑衣蒙面人都自称是“武圣门”的人，刚才谷地那黑色软轿的人，显然是他们的盟主。

所谓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从那轿中人掷钢珠的暗器手法来看，武功已达到出神入化之境，想自己和刘孝迈合力，也未必是他的敌手。

这个神秘的人物是谁？

正在他苦思冥想之际，听到刘孝迈的话，心里一愣，倒觉得刘老弟比自己大度坦然多了。

他知道自己心有牵挂！

低头俯看刘孝迈的眼睛如天际的星星，里面没有一丝人世间的情感，已心如止水，超然物外。

姜刀风大受感染，微笑道：

“似乎是要下雨了！”

说着两人悠然观天！

天空像倒扣的黑锅，黑云将点点星光都淹没了，已是伸手不见五指，只能看到黑影憧憧！

突然间刘孝迈一声大喝，身子径直欺入黑影之中，青冥宝剑如深渊蛟龙，疾向前面四人横削过去。

这一下奇袭来得突兀之至！

黑衣蒙面人只见两人淡淡的说话，没想到说来便来了。

前面的四人仓促之中长剑下竖，挡在腰间，站在最前面的黑衣蒙面人长剑凌空刺出，指向刘孝迈的咽喉。

只听见“啪”的一声响，三柄挡着的长剑一齐被削断。

刘孝迈头一侧，避过右边的一剑，最右端的黑衣蒙面人剑势如风，跨了一步，追刺了一剑。

姜刀风风大奇，这黑衣蒙面人的剑法可是正宗的武当剑法！

这些人都是名门正派的绝顶高手？

但此时已不容多想，他趴在刘孝迈的背上，黑衣蒙面人只顾攻击刘孝迈，却把趴在敌手背上的姜刀风给忽略了。

姜刀风居高临下，观看来人武当剑法的出剑方位，真是一目了然。他腾出右手，血光宝刀疾刺来人的左肋。

那黑衣蒙面人如果是单打独斗，这一剑追刺的方位可谓天衣无缝，纵使不能刺伤刘孝迈，但是可以将他逼得后退一步，后退一步，就是崖边。

他心里正窃喜，谁知劲风掠在，“噗”的一声，肋下已然中刀。

姜刀风的血光宝刀略成弯月状，属于短兵刃，加上是静坐而刺，所以只刺入对方的肌肤。

那黑衣蒙面人手臂下压，竟然不顾痛楚，强行将姜刀风的血刀夹住。

刘孝迈立即反应过来，身子一送，姜刀风的血刀，完全插入了那人的肋下，姜刀风血刀倒卷，那人的臂齐肩而断。

旁边三个手拿断剑的黑衣蒙面人连忙抢攻而上。

刘孝迈不退反进，长剑从中路直挑，三人那见过这般的亡命打法，齐往后退。

刘孝迈连忙一个转身，从那石梁上飞越而过。

这石梁宽不过五六尺，但是联系两个绝壁中的通道，刘孝迈如一溜青烟，径直过去，单掌一挥，“轰”的一声，石梁已被震断，落入崖下，伴随有两人的惨叫，从石梁上传入谷底，霎时间便无声无息。

想必是两个手持短剑的黑衣蒙面人见刘孝迈逃走，赶快紧追过来，谁知一踏上石梁，石梁就被刘孝迈震断。

刘孝迈刚一稳住身形，姜刀风只听见后面呼呼传来暗器破空的凄厉的声响，连忙扭转身子，反手一抄，跟着一抖，所接的暗器倒飞而出。

传来几声凄厉的惨叫！

刘孝迈飞越石梁，纯粹是逼出来的赌一把！因为这石梁就是在白天横越，都得小心翼翼，更何况是在漆黑之夜。

可不管怎么说,还是过来了,刘孝迈和姜刀风精神大振,两人不由哈哈大笑。

刘孝迈一声长啸,向东急掠而去,身后暗器落地之声不绝于耳。

回到姜家堡已是子夜时分,天已下起蒙蒙细雨。

两人浑身湿漉漉的,身上血水直淌。

马赛花见一个陌生人背着自己的丈夫,想必就是和丈夫邀斗的黑道枭雄刘孝迈,已是鲜血淋漓。

以为丈夫已遭毒手,不由得急火攻心,从床头抽出长剑,一招“力劈华山”向刘孝迈砍去。

刘孝迈只要一转身,就可以躲过这一剑。

但背上的姜刀风就会被一劈两半,只好猫腰纵身后跃。

姜刀风一声惊呼:“夫人,不可!”

但马赛花的长剑已出手,在刘孝迈的脸上划了一道口子。

马赛花此时已理智大失,那里还听得进丈夫的话,跟着后手一记“狂风快剑”,疾刺刘孝迈的四处大穴。

姜刀风大急,身子一探,伸手拿住了马赛花的合谷穴,马赛花长剑落地,跟着姜刀风和刘孝迈也翻滚在地。

后来,姜刀风知道刘孝迈不忍伤了夫人,情形危机,就拼命一跃,这一冲,就将刘孝迈带着往前一仆。

马赛花见丈夫完好,连忙扶起姜刀风,姜刀风忙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和妻子说了一遍,马赛花大窘说道:“刘兄弟,我一时……”

刘孝迈说道:“嫂子,我不会怪你的!快,你必须马上准备,我们应尽早离开姜家堡,不然,就来不及了!”

姜刀风说道:“夫人,赶快去将家人遣散,我们马上动身!”

马赛花从两人的神色之间,意识到了形势凶险,也不多问,连忙去将十多名家丁侍女叫了起来,一人分得一份银子,各自解散。

姜刀风想到妻子再过几个月就要临盆了,非得带一名侍女不可,就捎上了一个年纪稍大的侍女,四人乘着浓浓夜色,冒着蒙蒙细雨,远走他乡……

一天后的黑夜,十几个黑衣蒙面人飞扑“姜家堡”,赫然发现“姜家堡”是一座空堡,一怒之下,纵火烧了“姜家堡”。

一夜之间,在江湖上名声显赫的“姜家堡”就化为灰烬!

可姜刀风和刘孝迈心里清楚,危险随时都会出现。

所以两人就隐居在大荒山中,深居简出,忘情于山水之间,已完全脱离了江湖。

由姜刀风做主,将妻子身边的侍女潘竹筠说给义弟刘孝迈。

就在这年冬天,姜刀风的儿子姜古庄就在大荒山呱呱坠地。

第二年冬天,一个雪花飘舞的日子,刘孝迈的女儿刘雪柔也生了下来。

两人晚年得子，无比欣喜，将往日压在心头的阴影一扫而空，在这深山幽谷中尽享天伦之乐。

姜古庄和刘雪柔情如兄妹，两小无猜。但姜古庄生性拙讷，而刘雪柔自小就刁钻古怪，常常捉弄姜古庄，为此没少挨过刘孝迈的打。

姜刀风和刘孝迈将浑身的绝技都悉心传给姜古庄和雪柔。

雪柔心机甚好，一点就通，任何繁杂的招式她一看就会，可就是根基不扎实，投机取巧，华而不实。

同样的招式，姜古庄要学上好半天，才一丝不苟地学会。虽然进展较慢，但一招一式颇具章法。

转眼已十年过去。

八月中秋，娟婵千里，桂花飘香，两家人围坐在桂花树旁，其乐融融。

马赛花拉过刘雪柔和姜古庄，笑道：“柔儿，你长大就嫁给我儿古庄算了！”

刘雪柔疑惑道：“我和庄哥哥天天在一起，不就是已嫁给他了吗？”

稚语童音惹得四个大人哈哈大笑。

马赛花笑罢道：“柔儿，既然你答应，我就送你一样东西！”

说着从怀里掏出两块玉佩，说道：“这是我从娘家带过来的龙凤佩，这块龙玉佩就给庄儿，这块凤佩就送给你。”

刘雪柔将凤佩戴到脖子上，很进欣喜，说道：“庄哥哥，你要能赢得了我，我就嫁给你。”

姜古庄说道：“不用比了，每次都是我输！”

刘孝迈说道：“庄儿，你就放胆和她比，我相信你！”

刘雪柔见不得爹爹说这样的话，小嘴一嘟，一招“雨过天晴”手中的木剑平胸向姜古庄刺去。

姜古庄连忙挥着木刀挡开。

为了便于两个小孩对练拆招，姜刀风特意为两人削了木剑和木刀。

两人的木剑和木刀一搭上，马上就比斗起来。

刘雪柔剑花飞转为形，招式层出不穷，滔滔不绝，十剑之中就有九剑是攻势。

而姜古庄一招一式都气势恢宏，大多是守式。

两个小孩打得丝丝入扣，极是赏心悦目，四个大人坐在一边凝神观斗。

这时刘雪柔出剑越来越快，姜古庄只守不攻，刀法中防守得滴水不漏，出招沉稳，颇有大家风范。

两人平时不知拆了多少遍，几乎达到上招未使，便知下一招的套路，所以木刀和木剑相交甚密，“啪啪”之声不绝入耳，这一接上手，顷刻之间便拆了十来招。

突然刘雪柔木剑一圈，自上而下，斜斜撩出一剑，势劲力疾，姿势美妙至极。

姜古庄知道这一剑之下，接着就会一个转拆，斜削而上，所以木刀往上一拔，跟着就下压去挡刘雪柔的一招。

可刘雪柔反其道而行之，木剑一顿，向前直刺过去。

这一改变使姜古庄不明所以，手忙脚乱，恍惚之间，刘雪柔的木剑已刺到他胸前，左手急向外拍去，正好拍在木剑之上，刘雪柔掌握不住，木剑脱身而飞，直射上天。

刘雪柔气苦，怔在那里，神色苦涩。

姜古庄一出掌便后悔得不得了，见雪柔满脸沮丧，更是手足无措，一瞥之间，见被自己打飞的木剑向下射落，连忙一拉雪柔说道：

“柔妹，小心！”

哪知雪柔一挣他的手，反而退了一步，说道：“臭古庄，坏古庄，谁要你好心，我不理你了。”

说完，身子一纵，向山下跑去。

四个大人哈哈大笑，姜古庄大是懊悔，站在那里促局不安。

姜刀风说道：“庄儿，还不快去将你媳妇追回来！”

便在此时，山谷的四周传来几声凄厉尖锐的口哨声。

姜刀风和刘孝迈不由大惊，赶忙各自拔出血刀和青冥剑。

刘孝迈一把将姜古庄拉到怀里，全身戒备，眼里精光大盛，游目四顾。

姜刀风刚叫一声：“不好！”身边只听见“嗖嗖”的衣带风声，道场上已站了一圈黑衣蒙面人，将五人合围在桂花树下。

只听正前方一人说道：“姜大侠，刘兄弟，你俩让咱们好找，整整找了十年，没想到你们却躲在这里享清福！哈哈……”

那口气已是狂妄之极。

姜刀风依稀记得说话之人是那日围在软轿周围的四人之一。

为了躲避这伙人的追杀，他和义弟逃到这深山野林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没想到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这十年前，他和刘孝迈虽然极少谈到这件事，但彼此都是心照不宣，并不是害怕，而是怕自己的家小因此受到伤害。

对这所谓的“武圣门”两人更是感到神秘莫测，从那晚轿中人说的一句话，他和刘孝迈几乎同时想到一个人，这就是江湖上“回天圣手”上官慈的声音。

因为“回天圣手”上官慈的声音最是独特，带着极重的女人腔，使人过耳不忘。

但这一想法马上就被自己否定，因为“回天圣手”上官慈不会一丁点武功，是江湖上众所周知的事，并且上官慈医学风范为世人所敬仰，不知将多少武林中人从死亡中拉回来，他那起死回生之术已是江湖一绝，一生悬壶济世，从不言价，是被人人推崇，有口皆碑的大善人，更何况两人已都受过他的恩惠。

所以尽管轿中所谓盟主的声音与上官慈极像，但两人是绝不会相信他会上上官慈。

那么会是谁呢？

姜刀风想到了江湖上的邪派至尊欧阳石，武林人称他为“绝命魔尊”。